



欧阳修“避路”

■ 何诚斌

用观点阐发古代仁德之治。此文被主考官欧阳修欣赏，显然不只是说理简洁透彻，文笔好，而是“中心思想”符合欧阳修的意见。

欧阳修坦陈自己要为苏轼“避路”时，届年五十，熟谙政治的一切显规则和潜规则而坚守自己的原则，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；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”几十年来，仕途坎坷，好不容易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，何其幸也，而他却看得淡，有意去发现人才。一般人做官做到这个位置，生怕别人抢占位子。所谓“后生可畏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后生超越自己。宋代江西籍的官员占据朝廷要津，且乡乡间相互提携、互为奥援，形成庞大的地域势力。江西的欧阳修提携四川的苏轼，当时江西派有些人是不理解的。

我觉得，欧阳修为苏轼“避路”，出于站在国家的角度去爱才、用才。他早年遇到梅圣俞，发现对方很有才华，作结交诗推举他：“圣俞翹楚才，乃是东南秀。玉山高岑岑，映我觉形陋。离骚喻香草，诗人识鸟兽。城中争拥鼻，欲学不能就。平日礼文贤，宁久滯奔走。”怀才不遇的梅圣俞得到如此称赞，非常激动，一直把美好的遇见珍藏在记忆里。多年后，欧阳修遇到挫折，梅圣俞赠诗说：“悠然目远空，旷尔遗群物。”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，没有受彼此命运沉浮、官场升降的影响。

欧阳修为苏轼“避路”，也跟老师的身教有关。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晏殊。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，却平易近人。他唯贤是举，范仲淹、孔道辅等均出自其门下；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、荐引，得以重用。欧阳修诗词创作个性张扬，生活上甚至有些自由散漫，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个好领导钱惟演。有一次，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，傍晚下起了雪。钱惟演派使者带上厨子 and 歌妓找到他们，并捎话说，府里没什么事，你们不用急着回来，好好地，在嵩山赏雪吧。后来，欧阳修又遇到了一个与钱惟演态度完全不同的领导王曙。有一次，王曙严厉地教导欧阳修

等人说，你们看寇莱公（寇准）这样的人，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，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上寇莱公，怎么还敢这样呢？欧阳修回答道，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，不是因为耽于享乐，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。欧阳修一下子把王曙呛得说不出话来。

一个爱玩的欧阳修，发现了一个爱玩的苏东坡。玩山水，玩文章，玩饮食，却不玩权位，于是更真诚地爱惜人才，提携青年才俊，引为朋友。欧阳修举荐贤能不计其数，如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等等，皆拔于“布衣屏处，未为人知”之时。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同，但都是大才子，欧阳修写了一首《赠王介甫》，对王安石夸奖、赞赏和鞭策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。朱门歌舞争新态，绿绮尘埃拂旧弦。常恨闻名不相识，相逢樽酒易留连？”

欧阳修正因为有如此宽广的心胸，总是激励人们为国进取，奋斗，提倡人尽其才，所以他受到了普遍的尊重。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或许所有位置都有人，是某某的亲朋；或许受到编制的限制，总不能把干得好好的人赶走，腾出位置吧。欧阳修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，不让“人尽其才”这四个字落空。

当然，也有人诬谤他，但没有影响到他的名望。他一旦感觉自己挡住了才俊升官之路，就提出辞职，而皇上不批准。晚年，皇上给他升官，他坚持不受。他说，那位置给有才能的人。

欧阳修仕途“避路”让贤，出于悟道践行，如他在《秋声赋》中所言：“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有此感悟，真乃大智慧。而对于“文途”，他却一生爱好跋涉，不愿舍弃。

晚年，欧阳修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。他的夫人心疼地规劝道，这么岁数了，还费这个心，难道还是小孩子，怕先生骂你吗？欧阳修笑道：“不畏先生嗔，却怕后生笑。”因这文学精神，孜孜以求，不愧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摆平了自己，就摆平了世界

■ 邱益莲

竟也安然无恙。也许，人不能太过注意自己的脚耻头，太现实的人生乏味的时候就多。

在玻璃栈道上走到一半时，有个男人从对面慌慌张张折回来，对着我们说：“前面太恐怖了！”我不知道他说的恐怖是什么，不由心脏就收缩得发紧，有点隐隐作痛，差点也跟着折回。一想不甘心，我继续昂着头往前走，却并未发现有啥恐怖迹象。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往往就是这样的来。大概对事物看的角度不同，所得到心理暗示和身体体验是不同的。一个长期恐高的人，因着昂首望着蓝天的美好，追寻星光的灿烂，也就忽略了脚下的险象环生。

世界本来就是如此，美与丑，好与坏，从来都是并存的，为何投射在不同的心幕上，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呢？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关注点。天黑后，冬夜的空气里带着刺骨的凉意，完全没有了白天阳光的温暖和煦之感。疲累的身躯，只想尽快托付给酒店的床铺，我站在最前排最先从导游车上领到房卡。大家都是住七楼以上的房间，偏偏我领到二楼的房卡，同住的朋友闷闷不乐，一个劲说：“怎么这么低的房间？太潮湿太吵闹了！”房间真的很糟，狭小、低矮不说，隔壁就有打牌吵得哇哇叫的声音，一点也不隔音，而且空调还是坏的。我的手气确实差了一点点。看到同房的不开心，我说：“其实住二楼真的挺好的，如果有个意外，我们打开窗户蹦出去，不会有碍。住在高处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。空调不制热也没关系，冷一点身体更健康。”经我这样一说，同房扑哧一声笑了，再也没抱怨房间条件差。

我是一个很Q的人，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，并非是每个入都有能力摆平的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摆平我自己。当我平衡了自己，也就平衡了世界。记得当初参加三级竞聘时，自认为业绩比较突出，在和那些领导干部PK时，我片甲不留败下阵来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但

这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能解决的，面对失败，我放声高歌，我想用歌声挤兑眼前的不快。我对自己说：“努力工作，快乐活着，健健康康活长点，比啥都强。”这样一想，竟然对失败就钝感到无动于衷了。

身处窘境又找不到出口时，有人寻死觅活，有人狭路重生。前者是无法摆平自己，陷在自我的苦难罗网中；后者是和自己和解，努力顺应变故。苏轼二十来岁入朝，人生可谓高歌猛进，可在杭州、密州、湖州之后，人生急转直下，惠州、琼州、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更远，在灭顶之灾中，他却能用菜羹美食来抚慰百孔千疮的心。所谓的美食，不过是对粗茶淡饭的诗意加工罢了，一个戴罪之身又从哪里弄到金精玉食呢。

世界的破破烂烂，需要我们去缝缝补补。正如余秋雨所说的：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天气，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。很多的时候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，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只能换一个想法，换一种心情，换一种生活态度，才能不屈不挠地活下去。生活在沙俄专制统治下的丽娃，只因为不经意的聊天中用了正常人看来再平凡不过的几个词，可别别用心被告密者诬陷她是影射沙皇。在面对罗织的罪名她百口莫辩，但她对丈夫说：“为了不连累你，你赶紧去办理离婚手续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我还没有体验过牢狱之灾，这次被人诬陷，进去了就当是一次写作体验而已，你不必恐惧。”就是面临莫须有的牢狱之灾，虽为女流之辈，人家能如此豁达应对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人生很短，没必要让鸡毛蒜皮的事影响我们的心情。失恋也好，落榜也好，遭遇陷害也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既如此，何不向好的方面想呢？不是有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之说吗？人生，不过是自己一次次和解，获得心理平衡的过程。生活得好与坏，大半取决于你的心态。当你摆平了自己，就摆平了世界。

难忘的老家

■ 卢妍芳

一大家入聚在一起，留下的记忆总是快乐的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鄱阳湖涨大水，大水顺着冰玉洄倒灌进来。很快院子里的菜园就淹了，不久，就有成群结队的小鱼在院子里窜来窜去。这时大人把渔网放入水淹的后院，第二天，渔网上就会挂满活蹦乱跳的小鱼，那是我们小孩最开心的时候。一次，我和二哥手拿着抓来的鱼去逗弄幼小的弟弟，吓得他号啕大哭，惹来父母的一顿呵斥。

由于我家地势偏高，大水进屋的年份并不多。一次，我正坐在小板凳上，就着竹床做作业，一抬头，发现水正从后门底下门缝里流了进来，不一会，水就漫到了我的脚边，年少的我并不害怕，还觉得好玩。父母赶紧招呼我们上楼躲水。挤在楼上居住的日子也是快乐的，屋里水深近尺，屋外一片汪洋，我和二哥、弟弟年少不敢乱跑，成天窝在低矮的楼上玩扑克牌接龙，看一本香港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更多时候还是围着一个带有天线的小黑白电视机看电视，至今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名叫《双城记》。多年后，政府修建堤防堤，水患排除，儿时的涨水玩水场景不再再现了。

夏季，后院子里两棵古老的枣树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木枣，常吸引邻近的小孩进来偷摘。我曾爬上枣树，坐在粗壮的枝干上，品尝着新鲜的甜枣，逍遥自在，无忧无虑。

要想吃到长在高处或树杪的枣子则要借助工具，通常是大哥和姐姐用长长的竹竿挥打，我和二哥、弟弟则负责捡拾，几杆下来，菜地里，草丛中，到处都是。每当我们捡到又大又红的就会相互炫耀，尤其是在某个角落或草丛深处发现了大枣，更会把它高高地举在手上，并发出兴奋的尖叫。在那苹果、香蕉都是奢侈品的年代，木枣是我们唯一可以尽情品尝的水果，又脆又甜，至今难忘。



描写撷英·肌肤

■ 伍穆

1、皮肤

他的皮肤是晒出来的乌黑，只有手腕上戴表的地方有一圈白色。脸颊上挂着掉不完的皮，嘴唇上结着紫黑色的硬块。（蔡凌艺《墨脱的白莲花》）

【点评】皮肤的颜色有先天的，也有后天环境使然。怎么写皮肤的“黑”？用手腕上戴表处的一圈白色来对比，就显出效果来了。脸颊和嘴唇是两处补充描写，与皮肤的描写相辅相成。

2、肌肉

我们市百货大楼门口天天表演内衣秀都没人看。不过小舅打铁的样子我是见过的。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，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，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，好像全都欢快地呱呱起来，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。（曹征路《那儿》）

【点评】叙述者的舅舅朱卫国，现任矿机厂工会主席，他出身工人，车钳锻铆无不精通，还曾是省劳模，是个优秀的一线技术工人。作者在工厂破产改制的历史背景下，通过对朱卫国土肌肉的描写，赞美了当代工人阶级形象，并为朱卫国在改制期间捍卫国家和工人利益的行为表达敬意。

3、腹部

对运动狂魔由黑转粉是在一次游泳课后的集体冲澡。在青春如花的最好时光里，一个个小蛮腰看上去都是盈盈一握，光滑细腻，美中不足的，每人多少都有点小肚腩，无意间扫一眼，惊觉娟的腹部平坦而紧致，腹肌弹性十足，越发对得曲线玲珑，性感迷人。看来，人家的俯卧撑不是白做的。（杨莹《与马甲线亲近的日子》）

【点评】这是一篇谈锻炼的散文，回忆一位叫娟的大学室友，坚持做俯卧撑，练出了没有赘肉的腹部（俗称好腰身），从而充满羡慕。对于中年女士，倒不一定要练出“马甲线”，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才是最重要的。

4、体香

徐二彩毕竟年轻，年轻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一股熟桃子一样的气味。那还不光是熟桃子的气味，那是一种有光泽的、灼灼的、火焰一般的、混合着湿漉漉汗气的肉香。还有，她头发上飘散着一股好像是来自田野的、熏熏的、野草一般的气息。（李佩甫《平原客》）

【点评】高干李德林在与妻子离异后，下级为他物色了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姆，照顾他和老父的生活。可是在这个除夕之夜，四十多岁的副省长没有抗拒住二十多岁的保姆身体的诱惑，徐二彩顺利地成为李德林的第二任夫人。但令李始料不及的是，质朴贤惠的乡间女子，在权力和金钱的驱使下，逐渐迷失自我，走向滥用李德林的权力的邪路。西语云：闻香识女人。作家独辟蹊径，选择“体香”作为女性身体诱惑的引子。

5、文身

她记得第一次看到柯译予手臂上的文身很吃惊。在小晖的认知里，只有流氓或小男生才喜欢这种玩意儿，像柯译予这样的大叔怎么也会文这种东西呢？并且柯译予的文身是整整一圈，像一个银饰一样紧紧地深陷于手臂肱二头肌中间。那纹饰是两条纠缠在一起的蛇，两条蛇各吞食着另一条的尾巴。蛇皮的质感非常逼真。（艾伟《盛夏》）

【点评】小说中，女孩小晖的男友丁家明因意外车祸下肢瘫痪，在寻找肇事车辆的过程中，小晖将目光锁定了柯译予——一位知名律师，他有着光鲜的外表和社会形象，同时也有种种隐秘和黑暗。为了搜集证据，小晖主动接近柯译予，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她对柯译予产生了矛盾复杂的感情。

6、妊娠纹

一层均匀的妊娠纹。初看时并不显眼，但用手指轻轻一动，就露出了端倪：一条条断裂的纹路从肚脐下方开始，沿着不规则的曲线朝隐秘之地蜿蜒汇集。每一条纹路都凹陷在皮肤里面，纹内的红与皮肤的白似乎中和成了淡淡的粉，但从不同的角度看去，又闪烁出一种奇异的银光，如一条条潜伏着的会变色的蛇。用手摸着时，是温暖的。可单用眼睛去看时，视线里很轻易便会充满了蛇的含意。（乔叶《妊娠纹》）

【点评】中年女主人公不甘忍受枯燥平淡的婚姻生活，向往出轨，但当一切外在条件均已具备时，像红蚯蚓一样的妊娠纹阻止了这个女人的进一步行动。乔叶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文笔，透过外在的妊娠纹描摹了女性的心理。“她”最终的选择或许给了向外部生活窥探时的中年男女一点启发。

7、冻疮

我的手背、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，手尤其严重，肿得发面馒头一般，还流着黄汤，看着甚是悲惨。那时候，小孩子都生冻疮，没有谁特殊，我特别怕屋里热，一旦暖和过来，手上、脚上的疮就开始痒，痒得无法抓挠，痛苦不堪。（叶广岑《豆汁记》）

【点评】冻疮是多发生在寒冷季节的常见皮肤病，在农村尤其常见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，冻疮几近绝迹。产生的部位，冻疮的形色，给人带来的痛苦，简洁生动。透过这里的描写，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光。



● 12月4日，省文联公布了第三届江西省宣传推选“时代风尚”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结果，共5个类别50个奖项，我市获得7个奖项，位列全省第一。梅泽月、李保江同志获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最美术艺志愿者，九江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获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最美术家协家协办的“百花芬芳，艺彩赣鄱”江西省第四届魔术展演在九江学院举行，1000余人现场观看。

● 12月3日晚，在第37个“12·5国际志愿者日”到来之际，由省文联、九江学院主办，省杂技、省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市文联承办，省杂技魔术工作委员会、省杂技文艺两新工作委员会、市戏剧曲艺杂技家协家协办的“百花芬芳，艺彩赣鄱”江西省第四届魔术展演在九江学院举行，1000余人现场观看。

● 12月1日至3日，由省作协、市文联主办，省作协创研部、江西文学院、市作协承办的2023年江西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我市举行，作家、评论家共50余人参加，大家围绕长江文化和小说的发现与呈现开展交流、畅谈各自创作经验和写作体会。

● 近日，市文联、市书协备战第十三届国展、八届兰亭奖第二期看稿会在市文艺家之家举办。中国书协副主席、省书协主席毛国典受邀来浔，结合自己多年书法创作实践以及担任中书协书法展赛评委经验，从作品的书写性、节奏感等多方面对50余幅作品逐一点评、指导。

● 近期，市文联举办的“赓续红色血脉 激荡青春活力”语言艺术高校巡演活动拉开帷幕，活动先后在九江职业大学、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和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演出，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和好评。

（张小莉 吴刚 余细亮 供稿）